



初夏况味

□ 王 瑶

洛阳的春比较短,人们还没来得及多享受几天春光,一阵大风刮起尘土,风沙带走了今年最后几个春日,带来了夏天。

不过,初夏显得美丽而温婉。蔷薇垂下一墙粉白的花,牵牛花吹起美丽的号角,芍药的艳丽不亚于春天的牡丹,月季花开出一路锦绣,兰花却在寂静的角落里悄悄绽放。这般华美的季节,丝毫不亚于繁花似锦的春天,不冷也不热,人们穿着短袖衫,一身轻松地欣赏光与影在翠绿枝叶间跳动,看花儿展示芳华。

在春天短暂的洛阳,我们权且把初夏当春天来过吧!春归后,莫道“寂寞无行路”,还有初夏的成熟。

的确,初夏虽不如春天那般小清新,处处弥漫着希望与芳香,但也有独特之处——清晨凉爽,正午热而不燥,下午舒适。尤其是凉风习习的夜晚,月明星稀,出来随意地走一走,心情大好。若有兴致,邀几个好友,吃着烧烤,喝着扎啤,胡侃神聊,到月落半树之时,微醉着归去,一闭眼睡到大天亮,也有无限美意。

洛阳的初夏便是如此,细细寻找,你会发现许多美丽的风景:在小巷的墙上发现恣意生长的爬山虎,在银杏树隐藏的枝叶深处听见黄莺的歌唱,远处飘来若有若无的花香。

再看街道两旁的树荫里,有下棋、打牌的老人,还有提着菜篮的中年妇女悠闲地走向菜市场;小区的花园旁,有跑着跳着的小狗在追逐嬉戏;婴儿车里的孩童一脸天真,可爱得让人直想吻一下;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,拿着一摞卡片,在石凳上争输赢;迎面走来的白纱裙少女,长发飘飘,如风中杨柳,一直走到孤单人的梦里……

如果在故乡,池塘里定有绽放的白莲、戏水的鸭群。老乡牵着黄牛,从池塘边走过,在水中留下倒影,惊了沉睡的水鸟,扑棱棱远去。在杨柳垂下的枝条里,在槐树稠密的枝叶间,在杨树巴掌大的叶片下,初夏的时光正悄悄地溜走。田野里一片青翠,麦子已抽了穗,油菜也已结了籽儿,丰收在望。小径上碧草青青,野花的芳香沁人心脾。

初夏带着树的浓绿、花的芬芳、鸟的悠闲、人的恬静,真真醉人。再过些时日,等时光走到盛夏,阳光灼烧皮肤,人们出门一身汗,就会烦乱得不可抵挡,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心情。

趁着这初夏的惬意时光还没溜走,让我们尽情地享受一番吧!

初夏斗草

□ 陈爱松

离端午节越来越近了,田野里,草从嫩弱变得强韧。在这个无边的百草园里,草,能给乡下的孩子们带来多少快乐啊!

荠菜开了白花,结了籽儿,摇着像铃铛;“梭梭荚”青翠纤长的茎是三棱的,四只小手小心扯着,能撕成四方的“包袱”;狗尾草穗可用来编兔子;“咯吧皮”能用来搓草绳……乡下的孩子,谁不曾以草为玩具,比着输赢,收获着欢笑?

我们常玩的游戏是“钩筋”。找几段有韧劲儿的草茎或叶筋,十字相钩,用力拉两端,谁的先断,谁就输了。草地上,树荫下,站着,坐着,爬着,瞪着眼,咬着牙。赢了,眉开眼笑;输了,再来一次。这种游戏简单有趣,我们玩得忘记了一切,直到日落西山。

后来,我才知道这种游戏起源于汉代,古人称之为“斗草”,是端午一项有趣的传统活动。古时人们到郊外采草药,收获之余,就举行比赛,比草的种类,比茎的韧性。再后来,不限时令,清明、芒种皆有人斗草。

“牛儿小,牛女少,抛牛沙上

斗百草。”和风里,水流沙暖,鸟鸣草绿;岸边,牛儿悠闲地甩着尾巴;沙上,孩子们全神贯注地斗草。简单的游戏,无穷的乐趣。

“巧笑东邻女伴,采桑径里逢迎。疑怪昨宵春梦好,原是今朝斗草赢,笑从双脸生。”燕子低飞,柳絮似雪,采桑少女,斗草而戏,娇语在耳,笑靥如花。只要童心未泯,快乐就如此简单。

在《红楼梦》里,宝玉过生日时,大观园众女儿斗草取乐。这个说,我有观音柳;那个说,我有罗汉松。豆官说:“我有姐妹花。”香菱对:“我有夫妻蕙。”以花草名对对联,如此文雅之斗,怎不令人赞叹?

“昨夜双沟败,今朝百草输。关西狂小吏,唯喝绕床声。”男子也斗草,却把它变成了赌博,输了还乱发脾气。这不是草的错。谁活得简单,谁就离快乐近。

时光流逝,人越来越成熟,离自然却越来越远;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,快乐却越来越少。

端午年年来,“钩筋”渐渐远。田陌之上草青青,谁人犹记斗草乐?

初夏风情

□ 刘卫京

立夏后,气温仍是欲升不升,这个夏天似乎不太热心,不想担负起该由他承担的责任。

一直到小满后,气温才突飞上来,夏天真的来了。

街上的美女,穿着漂亮的裙子,露出白皙的皮肤——在盛夏时节,这样的打扮不算什么;在初夏时分,女士身上多露一寸都特别抢眼。难以想象,街头若没有穿裙子的美女,夏天将多么寡淡无趣啊!

怕晒的人,已把披肩和防晒面罩都穿戴出来了。有人议论:那些捂得特别严实的,往往是知道自己本来就黑的人。不过,我还是喜欢欣赏那些装备齐全的女性,至少她们是在乎自己的相貌的,或者说很在乎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。

谁能否认相貌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呢?尤其是女性在男性面前,所谓女为悦己者容,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所以,我要大大方方地承认:我喜欢看美女,真的很喜欢。

街边小吃摊上的一名男子,吃着吃着就把背心脱了,那一身肥肉让人觉得难受,远没有看美女舒服,真的。

西瓜已不是水果摊上的稀罕物了,街上有很多三轮车,满满的一车瓜,透着一种豪放劲儿。卖瓜人亮开嗓门叫卖:“一块五了,便宜了,又甜又沙!”有了西瓜,夏天才有了这股痛快,其他瓜果很难让人吃得这样酣畅淋漓。

路边的那个小店有两块招牌,冬天卖羽绒服,夏天卖冷饮。在这气温骤升的日子里,其冷饮生意特别红火。

真的让人热得受不了的日子还在后面呢,初夏只是夏天的序曲。

初夏麦黄

□ 贾春红

5月下旬的乡村已由绿变黄,在晴朗的天空下,一望无际的田野像被凡·高泼上了油彩。小满一过,风裹着成熟的麦香氤氲在乡间的上空。

“麦熟一袋烟”,站在田埂上的老农,在鞋帮上嗑一下烟袋锅,瞥一眼麦浪,脸上写满喜悦。随风摇曳的麦穗谦逊地低下头,告诉人们收获的时刻快到了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观刈麦》中这样描绘收麦场景:“妇姑荷箬食,童稚携壶浆。相随饷田去,丁壮在南冈。”诗中的妇女儿童仅是后勤人员,壮年男子才是收割的主力军。我们家不这样,三夏似打仗,那可是全家总动员,男女老少齐上阵。

凌晨,我总是在睡得正香时被大人唤醒。月亮刚刚偏西,

在通往麦田的路上,蝈蝈清脆的鸣唱不绝于耳。赶早凉快,我们来到田间地头,每人一把镰刀,先大致数好有几垄麦,开始分任务。大姐和哥哥一人五垄,我与弟各两垄,剩余近半由父母包揽了。

割累了,大姐招呼我们围坐在一起,让我们猜谜语。在阵阵笑声中,我们再次拿起镰刀回到各自位置,继续割麦子。

月色隐退,曙光普照,直起腰看看身后被放倒的麦子,我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喜悦。深吸一口气,泥土气息和着淡淡的麦香,有太阳的味道,也有父母的味道。

作家刘心武曾说,冰心老前辈在文学田野上为几代小读者拾取着金黄饱满的精神麦穗。我想说,生我养我的乡村,不仅给了我饱腹的麦穗,还给了我慰藉心灵的精神麦穗。

如今的故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,但一把泥土或一粒麦子就能轻易让我回到从前。那个地方承载着我成长的记忆和无法更改的乡音,成为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。

